

《平面國》譯本弁言

蕭文強

第一次認識「方先生（A Square）」是在四十年前，當時我剛自研究院畢業留在美國教書，獨居異鄉，教書及做研究之外，別的時間多用來看書，看的書種類頗雜，其中一本讀過的書便是 Edwin A. Abbott 的小說 *Flatland: A Romance of Many Dimensions*。

那個時候我只覺得小說很好看，雖然並沒有完全看明白作者所用的老式英語。書寫成於十九世紀後期，乃英國維多利亞女皇（Queen Victoria）的時代。根據有些文學評論家的說法，作者還特意仿效十六世紀英國伊麗莎白一世（Queen Elizabeth I）時代的英語。事實上，作者本人是一位研究英國十六世紀文豪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的文學作品的專家。

在過去十年間我在香港大學開了一門數學通識課，名為「數學：文化的傳承」，每年的課都用了至少兩節談到數學與文學，*Flatland*被用作其中一個討論題材。為了教書我不只把書重讀，也兼讀了一些評論文章，包括好些是該書出版時（1884年）的評論文章。兩年前內子動了把該書翻譯成中文的念頭，我從旁協助，也就把書仔細重讀一遍，體會亦更深。尤其有兩本由數學家撰寫的註疏本互相參照^①，讀來更有興味。

原書的副題「一個多維的傳奇故事」語帶相關，足見作者的精心安排。作者喜歡用相關語與讀者玩文字遊戲，書中不時引用英國某些文學作品的語句，稍作修改以符合他的用意。最初閱讀時我固然無從察覺這些微妙之處，即使後來再讀多遍，也要讀了註疏本才得知。例如開首他把書的作者稱為「方先生」，我初時只理解為一個正方形的國民介紹他的世界和自述他的經歷。後來才曉得原來名字已暗藏玄機，是相關的「A 平方（兩次）」即 AA，也就是作者本人名字 Abbott Abbott 的縮寫！

為什麼是「多維」的傳奇故事呢？固然書的內容講述一個三維世界的居民（「圓球先生」）進入二維世界，企圖拓寬二維世界居民（特別是「方先生」）對空間的認識，這兒的「多維」的確是指數學名詞的「維（dimension）」。但讀畢全書，我們便知道作者在書中討論了不少主題，而且書不僅是數學虛幻小說，也是介紹四維概念的數學普及讀物，又是針砭當時英國階級社會的諷刺小說，也是倡議女權的先鋒作品，甚至有些評論家

^① Edwin A. Abbott, *The Annotated Flatland: A Romance of Many Dimensions,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Ian Stewart, Perseus Publishing, New York, 2002.

Edwin A. Abbott, *Flatland, an Edition with Notes and Commentary* by William F. Lindgren and Thomas F. Banchof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9.

認為它是一篇宗教靈性寓言小說^②。總而言之，「多維」可以看作日常用語的「多面觀」，小說包括好幾方面的敘述和討論，用意頗深且廣，有待有心的讀者慢慢仔細玩味。

虛幻（fantasy）、諷刺（satire）、寓言（allegory）兼備的小說中外都有不少，英國十七世紀有 John Bunyan 的 *Pilgrim's Progress From this World to that Which Is to Come*（天路歷程），十八世紀有 Jonathan Swift 的 *Gulliver's Travels*（格列佛船長遊記），中國十六世紀有明代吳承恩的《西遊記》，十九世紀有清代李汝珍的《鏡花緣》。所有這些虛幻小說的主人公總是以訪客身份到了一些奇幻之境，說出他們的歷險故事。*Flatland* 的手法有些特別，主人公是住在奇幻之境的居民，訪客來自他方（是我們熟悉的三維世界），主人公講述他如何感受到來自三維世界的訪客的奇妙之旅。

也許這又是作者的精心安排，為介紹四維世界鋪路。從三維世界看二維世界，對我們來說毫無困難，就如同書中的「方先生」看一維世界毫無困難一般。但明白了低一維的世界的居民如何感受到來自高一維的世界的訪客的奇妙之旅，我們便能較好明白四維甚至更高維的世界是什麼模樣。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四維世界在十九世紀後期的西歐，並沒有局限於數學範疇，在一般文化界亦頗受注意，是個流行的話題。就連與此有關的幾何課題，如四維時空，如非歐幾何，也不時在文學作品出現，例如 Herbert George Wells 的 *The Time Machine*（時間機器）講述穿梭時空的經過，又例如 Fyodor Dostoyevsky 的 *The Brothers Karamazov*（卡拉馬佐夫兄弟）書中也引用了當時的新興事物——雙曲型幾何——作宗教討論，可見數學在當時並非只限於數學家的討論而已。

反過來，十九世紀西歐的數學家也留意文學作品。有名的英國數學家 James Joseph Sylvester 曾經有一段時期移居美國，至 1883 年回到英國牛津大學擔任講座教授席位，過了不久 *Flatland* 便面世。他曾向另一位有名的英國數學家 Arthur Cayley 推薦該書，認為大學生應該人手一本以便更好了解高維空間。有人甚至推測第一則評論該書的文章（刊於 *The Oxford Magazine*，1884 年 11 月 5 日號）雖然不具名，卻是出於 Sylvester 的手筆。

Sylvester 早於 1869 年 12 月在一個著名演講中（文本後刊登於 *Nature* 雜誌）便提出數學的推廣及抽象不應只局限於可觀察的事物（雖然那也是十分重要的），更在於可想像（conceivable）的概念，例如高維幾何便非不可想像的概念。過了將近一百五十年後，今天我們對三維以至四維空間並不感

^② Edwin A. Abbott, *Flatland: A Romance of Many Dimensions,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osemary Jan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06.

到詫異，既然可以向左走、向右走，便可以向前走、向後走，又可以向上走、向下走。還有沒有再多另一個「方向」呢？懂物理的人會說：可以想像向過去走、向未來走，也就是物理學的四維時空了。但其實從純數學的角度看，我們並不需要倚賴可觀察的事物（雖然時間可非容易捉摸的可觀察事物，例如在可觀察的範圍內，為何時間只能前進而不可後退呢？）只要事物變化的自由度有多少，我們便可以把情況表為多少維空間的點。這樣看來，在書中第十九章「方先生」對「圓球先生」的提問是完全合理而且是不難回答的，只是，那一步的思想飛躍需要開放的襟懷和廣闊的眼光。

作者 Edwin A. Abbott 是位頗富色彩的人物，是一位教會的會吏和牧師，也當了一所著名中學（City of London School）的校長二十五年。同時他又是一位神學研究者，一位研究莎士比亞文學作品的專家和一位古典文學（指拉丁文和希臘文）學者，著作甚豐，不下五十多本書。作者在中學的成績很好，畢業時獲頒獎學金進入劍橋大學攻讀古典文學，曾獲古典文學優越成績的獎章。他的數學成績也不俗，在著名的劍橋數學考試中排名屬於前列。（雖然他不是專修數學，但他在中學受過的數學訓練，令他滿有信心報考那著名的劍橋數學考試。這也說明了為何他寫作 *Flatland* 時，對數學概念掌握得如此清晰。）在劍橋大學畢業後他在兩所中學任教了幾年，在 1865 年回到母校當上校長，是少有的年輕校長，只有二十六歲。但他的用心與魄力，贏得學校全人敬佩，把學校變成一所非常出色的中學。他親自執教，是眾多學生心目中的良師。在 1889 年他反對校董會削弱古典文學的教學，為了維護古典文學在課程的地位他不惜辭職，但答應翌年才離任，以便校董會找到新校長。由此可見其人的擇善固執，敢於反抗但又盡忠職守，以學生為重的性格。

作者思想開明，不帶偏見，在當時的社會與宗教氛圍下，是位敢言敢作的改革派份子，既對他自己學校的課程作出改革，也大力幫忙女性爭取權益。在 *Flatland* 書中他處處觸及這些話題，初時有些讀者看不透，還以為作者是蔑視女性的人！不知道是否因為這個緣故，作者在生時被外界稱許的眾多著作竟然缺了 *Flatland* 這本書，這一本書甚至鮮為人知。然而，百年後 Abbott 的五十多本著作已經很少被提及，倒是 *Flatland* 卻成了他的傳世之作！

翻譯 *Flatland* 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不單是因為書中所用的老式英語，也是因為作者注入的多面觀思想。該書出版後不久，著名的文學科學評論期刊 *The Athenaeum*（1884 年 11 月 15 日號）對它有這樣的評語：

「這本離奇幽默的書…似乎含有某種用意，但那究竟是什麼卻難以找出來。」

馮友蘭在他的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1948 年出版，有趙復三的中譯本《中國哲學簡史》）說到了題：

「任何翻譯的文字，說到底，只是一種解釋。當我們把《老子》書中的一句話譯成英文時，我們是在按照自己的理解來闡述它的含義。譯文通常只能表達一種含義，而原文卻可能還有其他層次的含義。原文是提示性質的，譯文則不可能做到這一點。於是，原文中的豐富含義，在翻譯過程中大部份丟失了。」

他指的是中譯英，顯然英譯中也出現同樣的問題。不過對於不習慣閱讀英文原著的讀者，有中譯本總比沒有好。或者，由此引起讀者的興趣去閱讀原著，仔細思考玩味，各人有各人不同的領會，便更佳矣。

我讀畢全書，感到特別強烈的信息是作者毫不留情地揭示人類的愚昧無知、思想封閉、企圖以權力壓制真理的粗暴行為。證諸我們周圍正在發生的事情，令人不無感觸，使人懷疑盲目迫害與己意見不同的人是否多數人的本性，抑或是權力的腐蝕？（剛開始寫作這篇弁言之際，傳來捷克前總統、詩人、劇作家、文人政治家、思想家、人權份子 Vaclav Havel 逝世的消息，一方面使人哀傷，另一方面我們也從這位以人性為本的偉人的逝世所帶來的懷念得到啟示。Havel 說的「真話與愛心必將戰勝謊言與仇恨」正是「無權力者的權力」，在黑暗中是個希望。）

Flatland 書中用了最尾五章講述「方先生」如何解放思想，不囿於一己之見，接受自己的世界以外「天外有天」。作者巧妙地以「方先生」夢見一維國王的經歷來對比「方先生」起初相遇「圓球先生」的愚昧，後來他更巧妙地借助「圓球先生」拒絕接受高維世界這個概念的強烈反應，重複「方先生」之前的封閉無知，以諷刺三維世界居民的同等愚昧！

我們常常自以為高人一等，嘲弄別人的封閉無知，卻不知道自己其實也是同樣封閉無知。因此，我們必須時常提醒自己，要虛懷若谷，包容別人。結尾時作者還添加一筆，介紹了零維空間居民之「目中無人」，雖然自我感覺良好，卻令外人覺得他很可憐！這令我想起古希臘哲人的一個譬喻：我們的知識有如一個圓，處於未知的平面中，每當知識增多，圓便增大，但圓周也越長，觸及的未知成份也越多。所以，知識越多的人，越知道自己無知。我們學無止境，其樂無窮，倒不必像日爾曼傳說中的浮士德（Faust）那樣，為了擔憂「生也有涯，知也無涯」而把自己的靈魂出賣予魔鬼了！